

# 她用了25年，成为四千孤弃儿童的“天使妈妈”

本报记者周颖

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母亲安稳的怀抱。一个纸箱，几块破布，一出生，他们大多就在啼哭中被抛下，遗弃在医院、街头、巷尾的角落。

因出生缺陷，苦难收走了这群孤残孩子的花季。他们有的双目失明，看不见一丝光亮；有的肢体、智力障碍，要用数年的时间，才勉强学会行走、穿衣、刷牙这些基本生活技能；有的患有严重自闭症，以头撞墙，伤害自己却浑然不觉。

在广东省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，282个在院孤弃孩子，各有各的故事和伤痕。

李兰，是孩子们生活里的光，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孩子们便扬起笑脸，扯着嗓门撒娇，喊着“院长妈妈”要“抱抱”、牵“手手”。

从19岁那年踏入福利院起，她发誓，要给孩子们建一间医院，给孩子“一张干净的床”“一个玩乐的空间”，让他们有尊严、体面地活着。

25年过去了，她用自己的花季，给孩子们带来阳光和温情。约4000名孩子经她手，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，2000余名孩子康复后被成功送养，回归“家庭”。

在这里，孩子们看到了那束从人生裂缝中照进来的光。

## 艰难的，坚定的

1996年夏天，回校办理就业推荐信的李兰，恰好遇到茂名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来卫校找医生，谈到院里招不到医生、孩子们的艰难，老院长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李兰动了恻隐之心，决定先去看。

眼前的景象让她难受：几间平房破败不堪，操场杂草丛生，低矮昏暗的房间内，四五个孩子挤在一張床上，睁着大眼睛望着她。忽然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走过来，抱着她的腿，奶声奶气地叫了声“姐姐”。

那晚，一夜无眠。最终，李兰决定留下来。“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爹疼妈爱。同样是孩子，他们也该有人关心对吧？既然没人愿意干，那我就干到有人来，再回去当医生。”

那年，听到李兰放弃市医院的工作机会要去福利院，抽着烟的父亲，“啪”地将烟管摔在地面上，“去了你就别回来”。母亲在一旁哭着劝她不要去，说福利院的活又脏又累，实在不适合一个小姑娘。干久了，嫁人都是个难题。

李兰不是没纠结过。那时她才19岁，刚从茂名市卫校毕业，因品学兼优，已经获得留在市医院工作的机会。等待她的是体面的工作、美好的前程。但福利院孩子绝望又期盼的眼神，还是牵住了她的心。

若非亲身体验一番，不知福利院工作之难。说是来当医生，但由于人手奇缺，往往是医生、护理员、康复员一肩挑。平均一个工作人员照看十几个残障孩子。从早上6点多，一直到晚上10点多，隔几个小时要给孩子换尿布、喂饭、把屎把尿。

“往往一天下来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每天都是重复性的工作。有时候我一边做一边哭，

在广东省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，282个在院孤弃孩子，各有各的故事和伤痕。李兰是他们生活里的光，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孩子们便扬起笑脸，扯着嗓门撒娇

从19岁那年踏入福利院起，李兰发誓，要给孩子们建一间医院，给他们“一张干净的床”“一个玩乐的空间”，让他们有尊严、体面地活着。

25年过去了，约4000名孩子经她手，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，2000余名孩子康复后被成功送养，回归“家庭”

广东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李兰（左）在跟院内儿童交流（4月27日摄）。

新华社记者邓华摄

孩子哭我自己也哭。累倒在床上，就想着明天自己再也不要起来。可第二天孩子们一哭，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。”

但是李兰坚持下来了，“照顾一个孩子，观察生命成长的过程。看到在自己细心照料下，孩子慢慢长大，一天天好起来，又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别人干不了的事，我能做，别人吃不了的苦，我能吃，也会为自己自豪。”

她最不愿面对的还是孩子的离去。这里的

孩子几乎都有疾病，也更为脆弱。当年院里医疗卫生条件差，死亡也是一件不得不面对的事。

1998年中秋的中午，一个12岁的小女孩

拉着李兰的手说：“姐姐，我想喝一瓶娃哈哈。”

当时福利院在市里有演出，李兰没太把小女孩的话放在心上，“等你病好了，姐姐再给你买”。

可等李兰结束演出回到院里，才得知小女孩突

发呼吸困难，已经离开了。

这给李兰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愧疚，也更让她明白这份工作肩负的责任。“一念之差，可以救一个人，也可以失去一个人。我害怕自己的一点不经心，就永远失去一个孩子。”

从那时起，她决心留下来，并在心底为孩子们做出三个承诺：一是建一间医院，招来医生护士，更好地保障他们的生存权；二是为他们建一个不用日晒雨淋的游乐场；三是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。

## 困苦的，甜甜的

“啊，啊，看……”教室内，强强倔强地把两只小手紧紧握着，伸直在胸口。沿着手臂中线，他艰难地、踉跄地抬着脚步，往前迈。走了不到三步，摔倒了，他艰难地爬起来，稳了稳，又伸直



紧握的小手，向前迈步。终于走到李兰跟前，他张开双臂，大笑着扑进“院长妈妈”的怀抱，像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挑战。

独立行走，对强强来说，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个头才1米出头的他，实际上已经9岁了。4岁那年，因患有重度脑瘫，他被送进福利院。初来时，他不会翻身，也不会喝奶，急了直接咬奶瓶，更别提行走。

福利院用了6年时间，教他翻身、迈腿、拿牙刷，一个动作分解成十几个步骤，反复练习。慢慢地，强强终于能自己站起来，走上几步。

“强强这种情况，一段时间不练习，学到的技能就可能退化，又得重新学习。”李兰告诉记者。

福利院里目前在院的282个孩子，99%是重病重残，其中170多个孩子是脑瘫，80多个患有自闭症，还有不少是合并多重残疾。无论这群孩子年龄多大，外表看上去如何，他们的心智大多数都停留在了0-3岁。

“别看他们冲你憨憨地笑，生存对他们来说，本身就是一件费尽了全部气力的事。”在刺绣班，我们见到几个年纪稍长的女孩子，每人抱着一幅发黄发旧的刺绣图在埋头穿针。

李兰说，这些孩子完成一幅作品的时间，是以年为单位。这些刺绣图她们有的绣了好几年。有的孩子抓握能力弱，要依靠顽强的毅力，费尽全身的力气，才能完成一个简单的穿针动作。

在她看来，教会孩子穿衣、刷牙、走路、上厕所，让他们生活能基本自理，就是给予他们生存最基本的尊严。再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，教他们音乐、绘画、运动、刺绣，让他们闲暇时间有事做，还能感受到自己的一点价值，

就是更好的事了。

和这群孩子待久了，李兰自己似乎变成了“哲学家”。她常常想，在脆弱无常的生命面前，健全的、聪慧的人们，是否应当珍惜感恩当下拥有的幸福，去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处于更弱势地位的人？

在福利院25年，脏活累活都干过，生死离别也经历过，李兰已不是当初那个在夜晚偷偷抹眼泪的小姑娘。如今她成了院里的核心人物。院里159个工作人员，九成以上是女性，还有不少是“90后”。面对这群特殊的孩子，年轻人的情绪终究还是会有波动，会躲避房间哭。

“20多岁的年轻人，哪个不是家里的宝贝。有些人还没结婚，但已经干着当妈的活。不心疼是假话。但在这个特殊的行业，我们是这些孩子最后的庇护。”在心里苦闷的年轻人，李兰会带着在心理室发泄一下，或是绕着操场聊上几句。

对孩子们的真心，也会换回来，这是让李兰欣慰的地方。孩子们智力不高，但谁对他好，心里像块明镜一样。只要见到李兰出现在教室门口，孩子们便“炸”开了锅，脸上的笑容一下子荡漾开来。活泼的孩子会大声喊“院长妈妈”；腼腆的则低着头，憨憨地向她招手。

患有重度自闭症的纯纯，学会的第一个词是“下班啦”。10岁那年，他被派出所的警察送到福利院，满脸血迹，伤痕累累，十分狂躁。李兰从警察手里接过他，把他抱在怀里，安抚他，任由他撕扯衣服、抓破皮肤。最终纯纯在她怀里安静下来。此后，李兰成了他最信任的人。无论她下班多晚，纯纯都要等到她加完班，打声招呼，才去睡。加完班的李兰

见到他，都会招呼一句“下班啦”，久而久之，纯纯也学会了这个词。

十几年前，李兰读到一句话：如果你超过40岁，还能够热泪盈眶，那么你是幸福的。如今45岁的李兰，再细细品味这句话，才读懂它的含义。“当你内心善良，热爱工作，热爱生活，被人需要被人依赖，才明白什么是遵从本心，活得热泪盈眶。”

## 不舍的，希望的

在广东，茂名并不算一个经济发达地区，但如今的茂名市社会福利院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几栋五六层高的楼房，半拱形地环抱着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。操场已不见当年杂草丛生的景象，地面已水泥硬化，花坛修整得漂亮，游乐设施一应俱全。

福利院内设了一间一级综合医院，有专职的医生护士，还开设了特殊教育学校。教室装修得现代漂亮，配有电脑等多媒体设施；音乐课堂有钢琴、吉他、二胡等乐器；康复部配备专门的针灸、理疗、保健设备。孩子们不仅拥有自己单独的小床，还能几个人共享一套房、一个家。

工作这么多年，最让李兰高兴的还是孩子健康成长，“回归”家庭。她说，家庭的关爱始终是最细致的。福利院孩子最好的归宿，还是在达到康复标准后，回归家庭，回归社会。25年来，经她手治疗、照料过的孩子差不多有4000个。其中，2000多个孩子在达到康复标准后，通过合法渠道，被社会人士和家庭收养。

不可能没有不舍。在李兰哺乳期，曾喝过她乳汁的早产极低体重双胞胎女童，在被送养的时候，抱着她的大腿喊着“妈妈”，号啕大哭，不愿离去。“她们哭，我也掉眼泪。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孩子。但为了她们长远的发展，再不舍，也要放手。”

李兰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政策好，才有我发挥价值的空间。”她说，在这个行业25年，亲眼见证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。现在党和政府对孤残儿童的保障是全方位的。每个孤残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金每月有1800多元，孩子医保的投保费也是政府出钱。如果遭遇重大疾病，民政部残疾孤儿手术康复“明天计划”还能为孩子们兜底。

随着优生优育、婚检产检的进一步推广，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，被遗弃到福利院的孩子越来越少。“过去最多的时候，我们一年要收200多个孩子。去年，我们仅收了6个。这是个可喜的变化。”

2018年，李兰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她深感责任更重了。“不仅要关注一家福利院几百个孩子的发展，更要关注整个儿童福利机构行业的发展。通过调研、履职，尽全力为保障儿童，尤其是孤弃儿童的权益发声。”

李兰说，她最希望的还是每个孩子都健康聪慧，都是父母的宝贝。

（文中强强、纯纯为化名）

# 《清明上河图》背后，一位古画临摹师跨越血缘的母爱

20世纪50年代，一位绘画造诣深厚的女画家，为了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，在艺术创作的黄金期，选择了古书画临摹之路

她一生中付诸心血最多的，便是成功临摹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但鲜有人知晓，这幅艺术效果和古旧面貌几近乱真的作品背后，不仅蕴藏着爱国深情，还有一段跨越血缘的母爱

1995年冯忠莲与四个孩子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此在漫长岁月、历史更迭中损伤甚至消失。而精湛的临摹技艺则可让古书画得以更好地保存、流传，让后人得以一窥珍奇容颜。唐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、宋《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及《洛神赋图卷》、明仇英《白马如风疾图》等国之瑰宝，都是经冯忠莲临摹后得以流传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冯忠莲接受了临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艰巨任务。她早出晚归，酷暑严寒，风雨无阻，全力以赴。由于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国宝级文物，不能离开其收藏地故宫，她必须每天到故宫内指定地点临摹。

尽管此前已成功临摹了多幅古画精品，但



要复原纷繁复杂、内容精细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对冯忠莲来说依旧是严峻的考验。临摹工作对笔力、耐力、专注力等都要求极高。由于工作异常紧张，冯忠莲在家时间屈指可数。再加上孩子们都上小学住校，虽然同在北京，母子交流却时常要靠书信。

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重压，让冯忠莲身心俱疲。陈长年常忆起母亲当年的不易，“她那时每天除了在故宫摹画，晚上还要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，常常头晕、头疼、血压升高，还要考虑我们兄妹四人的衣食冷暖，尽一个妈妈的责任”。

“不是亲娘，胜似亲娘。”1954年，陈少梅因病骤然离世，留下了包括陈长年在内的四个孩子，当时冯忠莲36岁。她没有再婚，选择独自照顾家里老人和几个非亲生的孩子。一家人的生活，全靠她一人工资，经济上捉襟见肘，但她仍一力支撑，从未言苦。

“临摹就非常费眼睛，晚上再一开会，有些身体吃不消，不过我还能坚持，年岁老了，是较以前差了。先寄去参（三）元，发薪的那个星期日你最好回来，买鞋、取饭费，有补的衣服袜子也拿回来吧！”在写给陈长年的信里，字里行间，充满着冯忠莲对孩子的爱。

“每当我星期天从学校回家，都要带一大包需要洗补的衣服、袜子。那时又没有洗衣机，只凭母亲那双价值连城的手操劳，就这样，她在洗衣、做饭、缝补中度过短短的周末。”陈长年回忆。

1980年，摹本《清明上河图》终于大功告成。近20年间，临摹工作曾一度被迫中断，冯忠莲也患上高血压、眼疾等病症，但她仍以巨大热情、惊人的技艺和毅力完成了临摹任务。由于冯忠莲所绘摹本与原作极为相似，也被故宫作为文物珍藏。而她也成为目前唯一一位对照《清明上河图》原本真迹进行临摹的画家。

“以母亲的艺术功底，她完全可以自己创作，名利双收。但为了古画临摹事业，她甘当无名英雄，默默无闻，义无反顾。”对于母亲的选择，陈长年由衷感慨，“母亲曾说，文物保护是造福子孙的事业，她能用画笔奉献一份力量，把古画精品临摹下来、传承下去，这是无比光荣的责任，她觉得心里很踏实，没有虚度此生”。

“母亲把事业做到了极致，对国家、对事业的责任心极强，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陈长年说。多年来，他在机械科学领域勤恳工作，曾参加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评审和验收，以及百余个装备的国际招标项目评审工作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，冯忠莲书信中，蕴藏着母子深情、优良家风，也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保护和传承精神。“今天，我们仍要学习他们淡泊名利、执着奉献的精神，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。”